

十七分鐘的殺戮——記駐伊美軍誤殺事件

傲慢的十七分鐘，記者的長鏡頭裡
步槍正進行著廣角的敘事
殺戮的節奏，像是短小而精緻的
樂句，當戰機吞沒了夕陽
背光的水源，填滿紅色的手掌
與眼珠，我聽見毀滅的音階
從廣場奔來，在暴雨之後
戰車的聲帶變得沙啞
而積水的坑洞卻是爬向天堂的
裝飾音

伊拉克所以蒙著眼寫譜
以沙塵吻過樹梢認識第一次死亡
若你聽見白幡，時間會是
必然的霸權。而荒漠裡最霸道的卻是
傷痕，像挖走的子彈
禮貌的哭訴天空太過晴朗
他們說：「不該將孩童帶進戰區。」
是誰將血的足跡遺留屋內
年輕的頭顱
卻早在街道哼起童謡

但天空像一盤流沙
殘垣旁邊只剩下遺憾的溫度
出口遠了，城牆在半空中結冰
殺戮的眼睛卻永不滿足
扯爛的草蓆竟向戰爭許諾
天亮之前，天黑過後
他們發現有關當局需要熄滅幾支菸蒂
把煙灰逗留成迴圈。透過鞋印
他終於懂得擁緊號令
和馬鞭，一如死別

伊拉克於是捂著耳調起顏色
以動亂，畫你命定的名
於火炬之後，迎視

更準時的朝陽，在身體之外與你對坐
把小鎮照成了一縷青煙
在煙之前，想像母親剛剛炊熟的
晚飯，紅成行行列列的沙丘
趁還是新塚的時候
歡迎回家

而誰遊戲了他們的電玩？
平民不在戰區，孩子們在長大前擁抱
軍人以高階的母語唱起：毋須武裝毋須屍體
毋須錄影存證，毋須槍榴彈獨自跳起探戈
像泰晤士報裡總是嚷嚷：「喔耶，
看看這些死雜種。」
濫殺的筆劃逐次增多
但我們卻還活著

像是延長音修飾後的半島
銅錢買不到任何食物的聲響
那台廂型車遺留了十二張身分證明
隨著掃射的彈藥，翩翩起舞
而戰區之外的孩子，握著新買的
遊戲手把，繼續在虛擬的
戰場，獵殺虛擬的人頭

「起立，敬禮，臥倒，準備突襲」
傲慢的十七分鐘裡，諸神蒙上
雙眼，應許他們一個
黑色伊甸…